

新时期有声小说对小说创作的潜在影响研究

许枢元

内蒙古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摘要]有声小说是小说新时代发展出来的一种新的样式,因此它的发展和当代中国小说的前进步伐基本一致,且和小说创作一样要遵循意识形态的规约,与此同时又要按照有声传播的技术和艺术要求进行创作。本文的研究针对新时期有声小说对小说创作的潜在影响进行了研究,重点分析了有声小说的传播媒介以及听的“想象力”、“交流性”以及“娱乐性”对小说创作的潜在影响。

[关键词]有声小说;小说创作;潜在影响

[DOI] 10.12252/j.issn.2096-6261.2021.10.2229

引言

新时期以来,随着科技和媒体的不断发展,文学以印刷为传播媒介的统治性地位逐渐被以电子媒介所动摇。听书因为“比看书节省时间精力且轻松多了”^[1]成为大众文学接受的主要方式,而这一时期广播调频立体声的广泛采用,为有声小说的发展提供了滋养的土壤,同时满足了人们的听觉审美需求,丰富与提高了受众的听觉感受。这一时期有声小说迎来了从未有过的发展高潮。“每逢正午来临,几乎全国所有的广播电台都播放《小说连续广播》《评书联播》或《广播剧和小说连播》节目,并以此形成一个传统,长年累月、经久不衰,呈现出万人空巷的景观。”^[2]很多作家在自己的作品被搬上小说连播节目并取得广泛关注之后,意识到了广播传播在扩大文学影响力方面的重要作用,从而在后续的创作中自觉树立起适于“听”的写作意识。

一、以广播为媒介的传播对小说创作的潜在影响

中国首座广播电台于1923年首次播放,它在上海租界引起一阵“无线电热”。此后,各种形式的广播电台如雨后春笋在中国出现。这些电台除播新闻外,还大量播出娱乐节目。在这些娱乐节目中,“广播书场”是颇受欢迎的节目。比如在上海,“广播给上海市民提供了时尚、多元、便利的娱乐选择,也是电台节目的重要构成,在众多电台中娱乐节目的播音时间占全天播音时间的85%以上,而说书占第一位。”^[3]根据张恨水先生的《啼笑因缘》改编的评书,令上海市民如醉如痴,欲罢不能。

八十年代中后期到本世纪初,小说连播无论在书源选择、录音制作技术水平还是演播者的艺术水准上都有了明显提高,一些优秀的现实题材作品被纷纷搬上广播。20世纪七八十年代,广播仍是最为先进的传播媒介。而经由广播传播的有声小说是以印刷媒介来传播文学的挑战者的身份出现在大众面前的,它更好呼应了当时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起步阶段,思想长期受到禁锢之后的民众对文艺内容和形式通俗化的迫切需求,因此它成为劳动群众接触文学作品的最主要方式,如《夜幕下的哈尔滨》就曾引起万人空巷。

当然,有声小说是伴随着广播在我国的诞生而诞生的,它有着深厚的广播传播底蕴,并在文学的传播接受上发挥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有声小说对于新时期作家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它不仅记录了当代作家在文学创作道路上

跋涉的足迹和收获的成果,还广受作家的重视,而且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作家们的创作倾向。作家冯骥才说:“不是所有小说都适合广播,尤其是长篇连播,它要求:一,故事性强;二,人物命运曲折;三,不断出现矛盾冲突的高潮;四,有伏笔有暗线有悬念有噱头;五,有各方面丰富的知识。……小说要适合听就必须局部删减与添加,剪裁与拼接,乃至浓缩与铺张。……大胆地扩展情节,强化人物,制造冲突,充填细节……”^[4]作家柯岩在她的《寻找回来的世界》有声小说播出广受好评之后深有感触地说:“在创作上,……我觉得,多掌握一种形式,就像一个战士多了一种武器……”^[5]所谓“多掌握的一种形式”,就是适合广播有声传播的写作方式。

二、听的想象力对小说创作的影响

耳朵作为听觉器官,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被动的,它不能像眼睛一样闭目不视,也不能在纷繁的声音中精确锁定某一个声音,而声音通常是转瞬即逝的,这就使得大脑没有时间去理性地分析声音。“耳朵自始至终的开放性,且没有焦点、没有方向、没有边缘的包容性,无法停留、无法储存的动态性,让听觉空间充满了想像和感性色彩。”^[6]

“听”的想象力对小说创作的影响首先体现在想像的具体合理上。“听”固然是感性和充满想像的,但是“听小说”首先要听明白才能展开合理想像,因此小说的想像首先要具体合理,才能使听众的想像不至于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而导致背离小说的思想主旨。

作家王安忆小说作品经常被改编为影视剧和有声小说,在谈到她的中篇小说《尾声》的创作时说认为这部作品调动了她在文工团生活六年的所有生活素材,所以才能使听众对“这个历史转折时期的一种特殊的矛盾、人的特殊的命运”产生真实的想像和联想。

“听”的想象力对小说创作的影响还体现在人物形象和语言刻画的准确上。人物是小说的灵魂,也同样最能激发听众的想像、联想,从而产生审美愉悦。小说连播是以音声作为传播载体的,它通常采用一人演播,即便是两人演播,小说中的人物往往远远多于两人,这就要求小说的人物形象和语言刻画必须准确、典型,这样才能使听众在听的线性过程中不至于混淆。

“听的想象力”给小说创作带来的影响还表现在悬念的设置上。以柯兴在他的《风流才女——石评梅传》中,从

评梅和君宇相见开始就有了悬念——君宇和评梅究竟会不会走到一起，这一悬念直到小说快结束时才被解开。从维熙的《梧桐雨》也是从一开始就制造了悬念：“一封短短的来信，字里行间如同带着霹雳电火，把李冰惊呆了，多么不可思议的变化呵——陶小雪在信中，竟然提出和他终结爱情关系。”设置悬念向来被有声小说改编创作所重视，悬念最能使听众产生想像和联想，从而激发他们连续收听的兴趣。

三、听的交流性对小说创作的影响

“听”天然地就带有交流性，在公共传播的语境下，能让信息传播更顺畅。而从人际传播的角度看，听是彼此的尊重、是情感的交流，能让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更有温度。

从有声小说改编创作的维度来审视，声音叙事最大的特点是声音是有感情的，而广播传播“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特点为交流营造了自由而亲密的情感空间。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通过广播在“听”某一体裁的文本时，仿佛是说给自己听的，声音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仿佛就在耳畔，就像老朋友一样在和听众娓娓交流。在小说创作中借鉴听的交流性，着重营造交流的氛围，已成为很多新时期作家的自觉，这一方面使小说的情感表现更为诚挚，另一方面也会使读者更为主动和投入地接受作品。

“听的交流性”给小说创作带来的启示首先表现在小说作品在地域和情感上去营设“接近性”。也就是说能够让接受者在心理上有一种亲切感，仿佛就在身边。以《平凡的世界》为例，作家路遥所着力讴歌的平凡世界中平凡的人是历史的主体，他们身上所蕴藏的美德，包括“像牛一样的劳动”、人与人之间的真挚情感、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对爱情的坚贞等等，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淀，也是中华民族共通精神的追求标准，最能引发广泛的心理认同，是让读者心理上与作品接近的丰厚土壤，也是催生迫切交流意愿的心理动因。早在小说播放第一部时就有人表示：“我认为小说好就好在作者将自己对生活的深刻感受，对人生的准则、价值、道德审美趋向毫无保留地体现在作品的人和事当中，使人读来真实、亲切、可信，并从中得到启发人生的思考。”^[7]《平凡的世界》的第二、三部是作者路遥伴随着小说连播的播出而进行的，作品中因平凡亲近而引发的交流感仍然强烈，当然这是小说作品风格的延续，也是作家尊重听众心理和情感审美意愿而在创作中更为自觉的选择。

“听的交流感”对小说创作的影响还体现在叙事时将第一人称诸如“我们”融入通常叙事常用的第三人称当中，这使得作家自然而然成了作品人物中的一员，直接和接受者产生交流。这也是在听的交流当中，听众与故事讲述者之间情感联系的常用技术手段。还有作家自己在作品中发声，或解释内容，或抒发情感，作家已经不再借助人物，直接和读者交流。

新时期以来，尤其是本世纪初出现在小说文本中和声音叙事相关的小说创作手法，并不是伴随广播小说节目的出现而出现，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伴随广播小说节目的深入

人心和影响广泛，深刻地影响了作家的创作，尤其是作品屡次被搬上小说连播节目的作家的创作，使他们在小说创作当中对音声叙事的规律要求更加自觉地去加以吸收和借鉴，从这个角度来说小说连播某种程度上也在影响着小说的创作手法。

四、听的审美娱乐对小说创作的影响

互联网时代无疑是大变革的时代，中国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现代化迈进，社会各个层面都在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变革。现在的人们更喜欢接受新鲜事物以及新的思想观念，他们准备迎接社会的变革，思路广阔、头脑开放，尊重并愿意考虑不同的意见和看法；更多地依赖自己，而不依赖亲人；喜欢都市生活的刺激、机会和挑战，并通过机会来证明自己；喜欢用社交账号来分享自己的生活等方式，更多地体现出娱乐在生活当中的重要性，这充分描摹了转型期的追求现代化的中国社会，尤其是在互联网的推动下，人们的思维方式趋向于多元化，价值取向个性化，破除守旧意识，情感素质开朗求新，乐于以新的态度方式对待生活的崭新特征。这是个人在生活态度、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上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追求，在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是主角，人们不愿受到束缚，急于彰显自我，满足自我。某种程度上这恰也是娱乐化在互联网时代大行其道的社会心理背景，娱乐是人生旅途的放松和调剂，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个体向现代化转型的润滑剂。娱乐使人们在面对社会变革的压力时不那么难以承受，在娱乐中个体的命运似乎更容易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结语

在新媒体盛行的今天，用声音传播文学变得更有活力，用声音传播小说，就要坚持精品意识，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的选择上，还需要在“声音”上下功夫。有声小说的本质永远是用声音“讲故事”，优秀的演播人才永远是内容生产的核心。当代中国有声小说艺术想要持续发展就必须紧跟时代要求和文学发展的步伐，注意发掘和培养好声音，为受众不断提供更加优质的有声小说作品。

参考文献

- [1]冯骥才.关于小说的长篇连播[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5(08):63.
- [2]张凤铸,关玲编.中国当代广播电视文艺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
- [3]上海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广播电视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 [4]周小普编.广播电视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102.
- [5]陆群.长书十二年:一个历史的描述[J].现代传播,1992(1):84-93.
- [6]曾志华,卢彬编.声领其境——全媒体有声读物研究综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9,121.
- [7]叶咏梅编.中国长篇联播历史档案[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37.